

「生命並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，而是你記住了多少日子。你要使你過的每一天，都值得記憶。」今年最新出版的《西南聯大求學日記》封面上，印着許淵沖當年在日記中寫下的句子。這位中國翻譯界泰斗6月17日上午走完百歲人生。許淵沖從事文學翻譯長達80餘年，譯作涵蓋中、英、法等語種，翻譯主要集中在中國古詩英譯，形成韻體譯詩的方法與理論，被譽為「詩譯英法唯一人」。許淵沖曾在20歲那年的日記中寫下：「大約翻譯真是我的優勢，我應該做創造美的工作了。」他擇一事，終一生，致力於中英、中法文學翻譯。

●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

擇一事 專一業 遇一人 譯一生

詩譯英法唯一人 百歲翻譯泰斗許淵沖辭世



●被譽為「詩譯英法唯一人」的中國翻譯界泰斗許淵沖於6月17日上午走完百歲人生。圖為許淵沖於今年4月18日在北京大學舉行的「許淵沖先生翻譯思想與成就研討會」上講話。

1921年，許淵沖出生於江西南昌一個書香之家。1938年，他以優異的成績考入西南聯大外語系，在這裏他與翻譯正式結下了不解之緣。1948年，許淵沖前往法國巴黎大學攻讀碩士，在短期內完成了法語學習。

翻譯《毛澤東詩詞》靈活自如

新中國成立後，許淵沖毅然放棄國外的優越條件，回國任教。在大學執教的時候，他繼續着自己的翻譯事業。1958年，許淵沖出版英譯中《一切為了愛情》、法譯中《哥拉·布勒尼翁》、中譯法《農村散記》、中譯英法《毛澤東詩詞》，成為中國將漢語詩詞譯成英法韻文的第一人。錢鍾書曾稱讚他翻譯的《毛澤東詩詞》「靈活自如，令人驚奇」。

為中國帶來《包法利夫人》

許淵沖還為東方帶來了《包法利夫人》《紅與黑》《追憶似水年華》《約翰·克里斯朵夫》等經典，又向西方帶去了《詩經》《楚辭》《李白詩選》《西廂記》等。他時常在公開場合談起自己對於翻譯和創作的態度，就是「要美」。「美，是沒有國境，也沒有止境的。我希望大家分享全世界的美，也要把中國的美傳播出去，讓全世界都越來越美。不管大家喜歡什麼，希望到最後都只剩下真善美。」

翻譯「意美、音美、形美」

「我不是用西方的翻譯，字對字翻譯。我翻譯三美，意美、音美、形美。」一百多本譯作中，許淵沖最愛「中譯外」，他說：「把一個國家的美變成世界的美，這不是個人的理想，應該是全世界的共同理想。」認為翻譯應忠實原文的人，指責他的譯文與原文意思不符。儘管曾因此得罪不少同行，許淵沖依然我行我素，甚至有「許大炮」

的綽號。他絲毫不在乎「大炮」的評價，還自稱「書銷中外百餘本，詩譯英法唯一人」，名片上也如是印着。「我覺得我正常，人家做不到（我做到），這算狂嗎？」在他看來，這是實事求是，不叫狂。

在許淵沖眼中，好的譯文，不僅要讓讀者「知之」，就是知道原文說了什麼，也要讓讀者「好之」，就是喜歡，覺得美。最後還要讓讀者「樂之」，就是從中得到閱讀的樂趣。

2010年，許淵沖獲得中國翻譯協會頒發的「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」；4年後，他獲得「北極光」傑出文學翻譯獎，這是國際翻譯界的最高獎項之一，許淵沖是首位獲此殊榮的亞洲翻譯家。好友楊振寧說，許淵沖將中國語言文字的特點植在了譯文中。94歲時，許淵沖開始翻譯莎士比亞全集，完成14本後，因翻到不喜歡的劇本，遂決定先行擱置。老人最新的翻譯作品是美國小說家亨利·詹姆斯的《伊人倩影》。

向世界傳播中國文化之美

生活中，許淵沖喜歡吃漢堡、喝可樂、逛公園。他的家中的書架上擺滿了自己的譯作和夫人照君的照片。這一生，許淵沖實現了「遇一人白首」。1959年，他和照君結為伉儷。

此後，將近六十年的時間裏，照君擔任着他的生活助理兼學術秘書。2018年6月，照君逝世。當年9月，許淵沖出現在自己的紀錄片《我的時代和我》拍攝現場。老人說，自己只是為了再多看夫人一眼。

而許淵沖幾乎在所有場合都會談到的，就是向世界傳播中國文化之美。而這，非高質量的翻譯不可。「所以，在座諸位的重要任務之一，是使中國文化走向世界，讓世界文化更加光輝燦爛。」這是許淵沖在自己百歲壽辰現場講的最後一句話。當時，現場報之以熱烈的掌聲。



許淵沖 (1921-2021)

男，1921年4月18日出生於江西南昌。1938年考入西南聯大外文系，1944年考入清華大學研究院外國文學研究所。1948年赴法國留學。

1951年在北京外國語學院任教，1952年調赴解放軍外國語學院任教，1983年起任北京大學教授。

從事文學翻譯長達80餘年，在國內外出版中、英、法文的文學作品一百二十餘部。在中國古詩英譯方面的成就尤為突出，並形成韻體譯詩的方法與理論，被譽為「詩譯英法唯一人」。

2010年獲得「中國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」。2014年獲國際翻譯界最高獎項之一的「北極光」傑出文學翻譯獎，係首位獲此殊榮亞洲翻譯家。

許淵沖翻譯名句

關關雎鳩，在河之洲。
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
——《詩經·關雎》
By riverside a pair
Of turtledoves are cooing;
There is a maiden fair
Whom a young man is wooing.

無邊落木蕭蕭下，不盡長江滾滾來。
——杜甫《登高》
The boundless forest sheds its leaves
shower by shower,
The endless river rolls its waves hour
after hour.

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
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。
——李白《靜夜思》
Before my bed a pool of light;
I wonder if it's frost aground.
Looking up, I find the moon bright;
Bowing, in homesickness I'm drowned.

千山鳥飛絕，萬徑人蹤滅。
——柳宗元《江雪》
From hill to hill no bird in flight,
From path to path no man in sight.

整理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

「他腦袋裏有英語的韻部」

特稿

翻譯家童元方見證過許淵沖的熱情。那時他接近80歲了，香港中文大學邀請他做翻譯講座，童元方負責接待。

神譯「不愛紅裝愛武裝」

許淵沖上台聊詩歌翻譯，下了台還是聊古詩。童元方此前在哈佛大學授課，主講文言文，「我們倆聊得就挺熱鬧，他的記憶力一流，講到哪一句譯得好，當場背誦出來給我聽，我一聽就會共鳴，真的很好，怎麼想出來的啊？」

許淵沖跟她聊毛澤東詩詞的翻譯，其中有一句「不愛紅裝愛武裝」，他的譯作用了英語的雙關：「to face the powder and not to powder the face。」

「這句我認為是神來之筆。他對自己的得意之作，從不扭捏作態，那種對美的執著令

人可感。坐在我對面的是個快80歲的老人，一講起翻譯，那種天真的得意，真的是手舞足蹈，我覺得他好可愛，我也跟着他一塊兒高興，跟着他手舞足蹈。」童元方目前因為疫情留在台灣，她在電話採訪中說，「他譯詩的原則是一定押韻，押韻多難啊，不押韻要把意思譯出來已經很難，又要押韻是難上加難。翻譯的取捨之間，甚多講究。許多人挑別他因為押韻捨去部分內容，我卻因他的譯詩保留了最難傳達的詩的美感而萬分佩服。」

韻譯李清照《聲聲慢》

在香港的講座中，許淵沖講到自己翻譯李清照的《聲聲慢》，其中兩句譯文是：梧桐更兼細雨 On parasol-trees a fine rain drizzles 到黃昏 點點滴滴 As twilight grizzles。

吃飯的時候，童元方問他，為什麼想到把

「點點滴滴」翻譯成 grizzle 這個詞？結果，許淵沖一口氣背誦出來一連串以「zzle」結尾的英語單詞，「drizzle、dazzle、fizzle、sizzle、grizzle」……他說因為上半句的「細雨」想要用 drizzle，下半句的「點點滴滴」需要押韻，他就直接在這裏面挑了一個最合適的。

「這下子把我嚇住了，因為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事情，我們漢語裏有韻部，押 an、ang 這種，我發現他腦袋裏有一個英語的韻部。我就覺得他好厲害，這是他讀英文下的很深的功夫。」童元方說。

●《人物》



●2021年2月22日香港《文匯報》在A23副刊版專題報導翻譯泰斗許淵沖先生。

那位浪漫的翻譯大師走了

「百歲翻譯家只有我一個。」

去世前正在寫自傳《百年夢》

去世前，老先生正在寫一本自傳——《百年夢》，英文名《Dream of Hundred Years》。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，希望通過這本書將自己的人生經驗感悟留給世界。遺憾的是，寫作進程永遠定格在高中時代。

熟悉老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愛吃甜食，所以上門求稿或送書的編輯常常給他帶一些蛋糕點心。他還愛喝紅茶，家裏小小的餐廳窗台上專

門擺放着兩套小茶杯。採訪間隙，老先生喝一口茶，蓄一番力，情緒如充電後再次澎湃起來。

那日的採訪從初定的半小時延長到兩個小時，香港文匯報記者心中很是不忍，但又不捨結束。採訪結束時，老先生向香港文匯報記者透露，「腿腳方便時，最喜月下漫步。」香港文匯報記者誇他「浪漫」，這位大翻譯家挑別道：「『浪漫』一詞不確切，應該是 romantic。」

●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

記者手記

驚聞百歲翻譯大師許淵沖17日溘然離世，我心中一緊。半年前專訪老先生的情景再次浮現在眼前。

「我跟香港《文匯報》是老朋友」

「我現在一百歲了，每翻譯出一句好句子，對我來說就是最其樂無窮的事。」香港文匯報記者記得，說完這句話，老先生開心地靠着已經斑駁剝皮的座椅搖了幾下。

在北大暢春園那間老舊居所裏，老先生一身

深藍色居家服，甫一見面就對身為香港文匯報記者的我說：「我跟香港《文匯報》是老朋友了！」接着便講述起當年他和夫人應邀前往香港講課的過往。

從戰火下求學於西南聯大的青春歲月，到北大晚睡早起爭分奪秒翻譯的期頤之年，這位中西文化的傳播者，從未停止過對翻譯事業的熱愛和追求。

他說，「要讓你過的每一天，都值得記憶。」「世界上還沒有第二個能用中、英、法三種文字出版到一百本的作者。」老先生說，